

【傅山医学临证运用丛书】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西出版集团

傅山

【内科临证运用】

智世宏 智振宇 编著

【傅山医学临证运用丛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西出版集团

智世宏 智振宇◎编著

【内科临证运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山内科临证运用/智世宏, 智振宇著.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7

(傅山医学临证运用丛书)

ISBN 978 - 7 - 5377 - 3180 - 5

I. 傅… II. ①智… ②智… III. 中医内科学 IV. R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8546 号

· 傅山医学临证运用丛书 ·

傅山内科临证运用

作 者 智世宏 智振宇

出 版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 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西省农科院印刷厂印刷

编辑部电话 0351—4922135

发行部电话 0351—4922121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323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7 - 3180 - 5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言

傅山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书画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医学家。在医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尊歧黄之理、本仲景之法、取丹溪之意、融百家之长，而发其奥秘。临床用药灵活，师古而不泥于方书，神明变化而匠心独具。重视民间单方、验方的应用，治病不拘学派，临证用药应手辄效，名重一时，人称“医圣”“仙医”。

傅山内科现存的版本不一，传抄本亦不少。傅山先生手著《大小诸证方论》和《傅青主男科》都是流行较广的内科杂病专著，而且两书内容大多相同，并与《石室秘录》在内容上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对傅氏著作历来有争论，但医者当“求其术之可用，无庸核其书之必真”，因此我们编著《傅山内科临证运用》一书旨在继承和阐发傅山医学思想（包括方药），并在临床上巧妙运用。

《傅山内科临证运用》是以《傅青主男科》、《大小诸证方论》的内容为主，参考《石室秘录》等相关著作，并结合作者多年应用傅山医理、方药的临床经验，傍参国内多年来傅山研究的成果写成的。全书分上篇和下篇两部分。上篇介绍傅山内科杂证的学术思想、临证经验、用药特征等内容；下篇介绍傅山内科杂证临证经验，每个病证的证型、方药等，内容主要以《傅青主男科》和《大小诸证方论》为主。书中病名按临床常见病排列，每个病分临证辨治和临证阐发两部分叙述。证型分类按傅山有关论述分证，每个证型又按临床表现、病机、治法、方药、用法、原文等，分项叙述。临证阐发重点介绍傅山及历代医家治疗该病时的临床经验，使治疗更趋全面。



傅

山

傅山医学临证运用丛书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对傅山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认识表浅，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望同道不吝赐教。

智世宏 智振宇

内
科

目录

上篇 傅山内科杂证论治的学术思想	1
一、医林留著述，山川寄行藏	1
二、傅山内科杂证的学术思想	4
(一) 提倡早期治疗，重视预防为主	4
(二) 急症救治，扶元固本	4
(三) 重视脾胃肾，强调扶正气	8
(四) 治痰病独创新意	13
(五) 内科杂证从肝论治	16
三、傅山组方用药的特点	18
(一) 轻重悬殊合一方，无穷奥妙在其中	18
(二) 傅山常用药揭秘	21
四、活法园机疗杂证，民间故事话神奇	30
(一) 取类比象，旧毡帽治脑病	30
(二) 以情怡情，和颜悦色为药引	31
(三) 奇思妙想，巧治外感	32
(四) 巧用医理，以浊解毒	32
(五) 察色按脉，见微知著	32
(六) 药食同用，巧治产后病	33
下篇 傅山内科杂证的论治经验	35
感冒	35
咳嗽	48
哮喘	63
发热	73



慢性肝炎（黃疸、肋痛、肝着）	86
肝硬化（臌脹、肝積）	92
胃痛	104
嘔吐	117
嘔血（吐血）	126
腹痛	136
瀉泄（腸炎）	139
痢疾	153
中風（腦出血、腦血栓、脑梗塞）	163
虛勞	173
老年痴呆（痴呆）	192
冠心病（胸痹）	202
便秘	212
水腫	221
淋証	226
小便不通（癰閉）	232
腰痛	238
關節肌肉疼痛（痹証）	246
麻木	256
郁証（精神抑鬱証）	267

上篇 傅山内科杂证论治的学术思想

一、医林留著述，山川寄行藏

傅山，字山，自号朱衣道人，山西阳曲（太原）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祖籍山西大同。六世祖天锡迁居忻州，曾祖朝宣迁移至阳曲（太原）。“祖霖，官山东辽海参议，父之谟，明经授徒，号离垢先生。山，生而颖异，读书十行并下，过目辄能成诵。（嵇曾筠《明生员傅山先生传》）”7岁入兰村虹窠乡塾。15岁时，以神童获博士弟子员第一。20岁博览群书，读十三经、诸史书、百家诸子，以及方外、岐黄之书，好学强记，时称“学海”。傅山既精通诸子学，又精通医学，诸子学与医学互参，既解子学之疑，又悟《内经》之理。如《淮南子》有“毛蒸理泄”语，《管子》“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句，与《灵枢·营卫生会篇》之论述参照，认为“丞犹蒸也，火气上行也”。医理结合诸子学，阐明津、精、气、血运行之理。《管子》曰：“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者也，气道乃生。”他认为：“气不道则死矣。”所以傅山处方用药重视补气。这种道医结合、医学与哲学（诸子学）互参，融会贯通，互相发明，是傅山学术思想的一大特点。

明朝灭亡后，他高风亮节、隐居不出。拒绝清朝皇帝的招聘，云游四方，行医济世，一面行医，一面联络抗清志士。他和儿子傅眉，背负竹笼，“卖药四方”，广泛接触群众，观察山川地理，医人医世，救民于水火。他在《读史》中写道：“天地有腹疾，奴物生其中。神医须圣武，扫荡奏奇功。”明朝初亡之时，傅山留寓晋中各地，所到之处男妇老幼求诊者不断，“从容诊治，多有奇验”。之后下江南到北京，足迹遍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地。一边行医，一边交友，他常以兵论医，以兵法喻治法，发挥孙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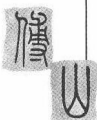
邈用药如用兵之论，指出“医犹兵也”。傅山在一则杂记中写道：“医犹兵也。古兵法阵图，无不当究，亦无不当变。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妙于兵者，即妙于医矣。”因而傅山用方用药十分大胆，常不依方书，出方奇巧。如《大小诸证方论》假寒方用猪胆汁半个，苦菜汁三匙（《傅青主男科》作十三匙），就是取兵法“假道灭虢”之义。在《石室秘录》中对这首方做了如下解释：“无奈关门皆为强贼所守，非以间谍给之，必然拒绝而不可入，内无粮草，外无救援，奈之何哉？吾今用胆汁、菜汁以与守关之士，买其欢心，不特不为拒绝，转能导我入疆，假道灭虢，不信然哉！”在傅山的著作中以用兵之道解释医理之处很多。这种用药如用兵的思想方法也是傅山学术思想的一大特点。

傅山先生在医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他“精黄岐术，邃于脉理，而时通以儒义，不拘于叔和、丹溪之言，踵门求诊者，户常满”（嵇曾筠《明生员傅山先生传》）。他医术入神，人称医圣。“凡沉痾遇先生无不瘳，用药不依方书常以意为之，每以一二味取验”（刘绍攸《傅征君传》）。先生一生著作甚多，有不少奇方流传于世，他在诗中写道：“好我有秘方，治之救衰馁，传云多奇效，服之得清祉”（《霜红龕集·诗集》）。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傅山的著作既隐其名，又未刊行，只在友人和民间传抄。直至道光七年《傅青主女科》始出版，之后又有《傅青主男科》刊行。傅山医学著作传世的同时也引出不少真伪之辩。何高明先生校订《大小诸证方论》已证实了傅山确有传世之作，山西省图书馆珍藏有傅山先生“手著”的《大小诸证方论》抄本。清·顾炎武在其序言中说：“予友傅山先生，学问渊博，精实纯萃，而又隐于医，手著《女科》一卷、《小儿科》一卷、《男妇杂证》一卷，繙阅其书，分门别类，无证不备，无方不全，治一病必发明受病之因，用一药必指示用药之故，曲折详尽，诚卫生之善道，救死之良方也。”有人认为《石室秘录》、《青囊秘诀》、《洞天奥旨》、《辨证录》（又称《辨证奇闻》）亦是傅山先生之作。理由是陈士铎在自序中说：“丁卯秋余客燕市，黄菊初开，怀人自远，忽闻剥啄之声，启扉迓之，见二老者衣冠伟甚，余奇之，载拜问曰：先生何方来，得毋有奇闻海铎乎？二老者曰：闻君好医，特来辨难耳。二老者曰：君擅著作才，何不著书？君自雄顾，沾沾时艺，窃耻之……铎尼山弟子也，敢轻言著作乎？闻二先生教，亦述之而已矣。”（《辨证奇闻·自序》）在《石室秘录·序》中亦谈到：天师“出《秘录》示之，乃手抄行笈”，对远公（陈士铎）“细加指示，尽传无隐”。并告诫说“子得此书可以著书矣。……遂将《石室秘录》令其抄录一通，存之笥中，以备著书时之考稽也”（《石室秘录·序》）。1984年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石室秘录》前言中写道：“《石室秘录》与《辨证录》、《洞天奥旨》、《本草新编》等为姊妹篇，相传为明末清

初傅山先生医学讲稿，更由其子傅眉及门徒与问业者补充插话。康熙间，山阴陈士铎得其传授，记录成书，更乞义乌金以谋加以校订，金君“三复斯篇”“乃作刊行”。但亦有人认为不是傅山之作，理由是：一时间不附，二文字粗俗。然而傅山确有医书传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是傅山有《墨池》诗云：“墨池生悔吝，药度混慈悲；子敬今犹在，真人到底疑。佳书须慧眼，俗病枉精思；投笔于今老，焚方亦既迟。”从诗中内容来看，他很谦虚。同时先生的好友曹秋岳有《送傅山谒孔林》诗说：“山川留著述，龙蠖悟行藏。”近年太原市新华书店征集到傅山先生收藏的明隆庆六年版的《证类本草》残卷2册，均说明先生的确有著作流传于世。二是《石室秘录》、《辨证录》、《青囊秘诀》、《本草秘录》等书稿确是奇人所授，这一点陈士铎的序言与好友金以谋的序言可以说明。在《石室秘录》及其序言中金以谋谈到：“余与陈子远公，同里而神交，偶得是篇读之，叹为神奇，故亟梓以济世。”又说：“世之览者，不以为陈子所受之书，直以为华君未焚之书，恍乎师友晤对一堂。”而《石室秘录》饱治法中在谈到以肥鸭煮药治胃寒疼痛时强调指出：“因陈子不明，余故又广泄其秘。”三是《大小方论》、《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与《石室秘录》、《辨证录》、《洞天奥旨》、《青囊秘诀》等书在内容和语言上十分相似。而陈远公借用岐天师之名叙事，应是有所指的。傅山不仅精通《内经》、《伤寒论》、《千金方》等医学经典，而且精通天文地理，常以阿衡、箕子、伊尹、岐伯、雷公、鬼臾区、张仲景、孙思邈、神农等古圣人为榜样。他写《卖药》诗就是佐证：“衡尹传汤液，畴箕不见书；想来明晦际，亦事鬼臾区；所以长沙老，相承金匱俱。既无尝药圣，谁是折肱儒；即不千缗也，其能一视欤；真人十六字，老夫一半除。”傅山先生的著作“精于方药，理明词简，即令不知医之人读之，亦了如指掌，诚医林不可不有之书。”（何高明校订《大证小诸证方论》顾炎武序）可见傅山先生之书是写给老百姓的，语言朴素，通俗易读的大众化语言又显其一大特点。

傅山既是明清以来中国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又是一代名医、画家和书法家，傅山先生书法达到了“神与物游”的地步，被誉为“一字千金”，人若得之喜不自胜，赵秋谷称其为清初第一家，书画精，医术高，人品更好。为了突出傅山的人品，人云：“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他高尚的医德和人品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民间称其为“仙医”，有关傅山的神奇传说很多。我们研究傅山文化，研究傅山医学，提高临床效果，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有着极高的现实意义。





二、傅山内科杂证的学术思想

（一）提倡早期治疗，重视预防为主

傅山是一位很有特色的医学家，他提倡早期治疗，消灭疾病于初起之时，在《傅青主男科》第一篇“伤寒门”就立“初病说”，以示对疾病早期治疗的重视。他说：“凡病初起之时，用药原易奏功，无如世人看不清证，用药错乱，往往致变证蜂起。苟能看病清，用药当，何变证之有。”（《傅青主男科》）这是符合《内经》“治未病”思想的，古人认为凡是高明的医生（上工）都是善于把握时机，早期治疗。《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这就是说高明的医生（上工）是注重早期治疗的，只有普通的或是水平不高的医生（下工），才是等到病情严重时去治疗，但为时已晚，治之较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所以傅山先生说“初起之时，用药容易”，若等到“变证蜂起”再去治疗，就困难了。他在《大小诸证方论》和《傅青主男科》两书中介绍了未成劳而将成劳的早期治疗。“未成劳病，而将成劳病者，方用：熟地一两，地骨皮五钱，人参五钱，麦冬五钱，白术一钱，山药三钱，白芥子三钱，北五味三分，水煎服。”（《大小诸证方论》、《傅青主男科》）在傅山先生的著作中，早期治疗的例子很多，如伤暑证：“人感此证，必然头晕口渴，恶热，甚至痰多，身热气喘，方用人参一钱，白术五钱，茯苓三钱，青蒿一两，香薷三钱，陈皮一钱，甘草一钱，水煎服，一剂愈。”（《傅青主男科》）傅山先生对诊断、治疗胸有成竹，并有验方传于后人。他提倡早期治疗，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急症救治，扶元固本

病证之所以危急，是因为其起病急，病势凶险，变化迅速，病情危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救治刻不容缓。内科杂证中的急症，常见有二：一是阴阳将离，肾水大虚，元阳一线，欲绝未绝之时。如寒邪直犯心宫：心痛气短手足青紫，口唇青紫，或气不归元，呼吸气促，短气不足息，胸高息涌，病情危重，命悬于顷刻，真心痛、心胃痛、腹痛、泄泻、痢疾、咳喘等证，易见此类症状。大约与现代医学讲的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肾功能衰竭、呼吸衰竭、循环衰竭，以及胃肠道急症、痢疾等；二是厥逆昏迷，痰浊蒙窍，如厥证、中风、痰喘、癫狂等

证。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休克、脑出血、哮喘等病。

1. 补气回阳，脾肾同治

病证之所以危急，往往是阳气将脱，阴血将竭。或阴阳气血俱伤，元气即离。寒邪直中，直犯心经，病情危急，傅山先生用“附子三钱、肉桂一钱、干姜一钱、白术五钱、人参一两，水煎服急救之”，是对仲景《伤寒论》的活用。伤寒以四逆汤回阳救逆，四逆加人参汤救阳虚液脱之“亡血”。而傅山在四逆加人参汤中去甘草加白术、肉桂补气回阳，以补中焦之气，疗效更捷。他说：“真中寒邪，肾火避出躯壳之外，而阴邪之气，直犯心宫，心君不守，肝气无依，乃发战发噤，手足现青色，然则用桂附干姜，逐其寒邪足矣，何用参术，即用，何至多加，盖元阳飞越，祇一线之气未绝，纯用桂附干姜，一派辛辣之药，邪虽外逐，而正气垂绝，若不多加参术，何以返正气于若存若亡之际哉！”任何疾病，病情发展到危急关头，当顾其元气，元气之存亡决定人之死生。因而先补元气，使其不衰，再逐阴邪，留人治病，最为合理。补气用人参、白术，回阳用桂附。元气是人体生命之根本，藏于肾。而大补元气却用人参，而不用补肾之品。傅山道号称“朱衣道人”，自然对太极元气学说了如指掌。明代医家孙一奎说：“原气者，即太极之本体也。”元气又称“原气”，也叫“贞元之气”。是“秉受于先天，赖后天水谷气的充养，借三焦以通达全身，成为人体诸气之本，长养四肢百骸”（智世宏《百病八卦疗法》）。所以古人有胃府元气之说，《阴阳六气论》：“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贯通四气而主于中”。《素问·平人氣象论》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既然元气生于胃而藏于肾，所以用人参、白术培补元气，是脾肾同治之法。傅山先生有这样一段解释：“或疑人参乃健脾之药，既宜补肾，不宜多用人参。不知肾水大虚，一时不能遽生，非急补其气，则元阳一线，必且断绝，况人参少用则泛上，多用即下行。”又说：“此方妙在用人参之多，能下达气原，挽回于无何有之乡。又纯是补肺补肾之品，子母相生，水气自旺，则火气自安于故宅，不上冲于喉门矣。”张景岳也认为“欲补命门之阳，非加人参不能捷”。人参补气之神品多用下达气原，正符合老子“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的论述。

喘证之虚脱，危在气不归元，须大补阳气或峻补真阴方能救治，傅山说：“此最危急之证，苟不能补其肾水与命门之火，则一线之微，必然断绝。方用：熟地四两，山药、麦冬各三两，五味子、牛膝各一两，附子、肉桂各一钱，水煎冷服。一剂而愈。”（《傅青主男科》）救急症补气回阳，从脾肾论治是其特点。

2. 救急开窍，化痰补气

傅山认为：猝然昏倒，多由元气亏虚，痰迷心窍所致，常用补气化痰开窍之



法。如《傅青主男科》中论“尸厥”曰：“此证一时猝倒，不省人事，乃气虚而痰迷心也，补气化痰而已。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五钱，半夏三钱，南星三钱，附子五分，白芥子一钱。”认为突然猝倒，证情危急，急用补气化痰之法，可开窍而救急。虽为痰迷心窍而本为气虚，为了怕后学者误解又特别强调指出：“人有猝然昏倒，迷而不悟，喉中有痰，人以为风也，谁知是气虚乎，若作风治，无不死者。”虽然痰因虚而生，但救急仍然须以治痰为先。“人有忽然发厥，闭目撒手，喉中有声，有一日死者，有二三日死者，此厥多犯神明，然亦素有痰气发也，治法宜攻痰而开心窍。方用起迷丹。”方中用人参补气，菖蒲开窍，半夏、茯苓、皂荚、生姜化痰，菟丝子补肾，甘草和中。集补气化痰于一方，增强其化痰开窍之力。自古治痰重理气，傅山治痰重补气，使气壮则气自顺，气顺痰自消，是标本兼治法。乃发古人未发之论。他说：“气虚自然多痰，痰多必然耗气”“夫痰之滞，乃气之滞也。苟不补气，而唯去其痰，未见痰去而病消也”“治痰之法，不可徒去其湿，必以补气为先，而佐以化痰之品，乃克有效”“人参原是气分之神剂，而亦消痰之妙药；半夏、南星虽逐痰之神品，而亦扶正气之正药”（以上原文凡未标出处者，均摘自《傅青主男科》）。化痰、开窍、补气联合应用治疗急症，是傅山临证的一大特点。

3. 临证治急，须辨真假

傅山在内科杂证中特别强调：临证首先要辨清真假，不要被假象迷惑，方能临证卓有定见。

（1）循衣撮空，既是危症，也是急症。“循衣撮空：此证非大实，则大虚，当审其因，察其脉，参其症而分黑白矣。实而便秘者，大承气汤；虚而便滑者，独参汤，厥逆者加附子”（《傅青主男科》）。循衣摸床，是热伤心神，邪盛正虚的危重症候；撮空理线，是元气将脱时的危重症状。虽然二者都是神志昏迷，意识不清之症，但虚实不同，临证时当从病因、脉证、便秘、滑泄等几方面鉴别。

（2）发热是疾病发展过程中病情演变的重要标志。傅山特别强调寒热真假的鉴别：“真热证，口干极而呼水，舌燥极而开裂，生刺喉痛，日夜不已，大热烙手而无汗也；真寒证手足寒久而不回，色变青紫，身战不已，口噤出声而不可禁也。假热证，口虽渴而不甚，舌虽干而不燥，即燥而无芒刺纹裂也；假寒证，手足冰冷，而有时温和厥逆身战。亦未太甚，而有时而安，有时而搐是也”（《傅青主男科》）。在这里，他指出辨别真假寒热的三个要点：一是看口渴，二是看咽喉，三看手足的变化。并提出治疗的方药：治真热证方用：麻黄、黄连、黄芩、石膏、知母、半夏各三钱，当归五钱，枳壳二钱，甘草一钱水煎服。一剂轻，二剂愈。真寒证方用：附子三钱，肉桂、干姜各一钱，白术五钱，人参一

两，水煎服，急救之。“此乃真中寒邪，肾火避出躯壳之外，而阴邪之气，直犯心宫，心君不守，肝气无依，乃发战发噤，手足现青色，用桂附、干姜逐其寒邪，多加参、朮，救元阳飞越，一线之气未绝，反正气于若存若亡之际。治假热证方用：黄连、当归、白芍、半夏各三钱，茯苓、柴胡、梔子各二钱，枳壳一钱，菖蒲三分水煎服。”“此方妙在用黄连入心宫，佐以梔子，提刀直入，无邪不散，柴胡、白芍，又塞敌运粮之道，半夏、枳壳，斩杀党余，中原既定，四隅不战而归。然火势居中，非用之得法，则贼势弥张，依然复入，又加菖蒲之辛热，乘热饮之，则热喜热，不致相反而更相济也。假寒证方用：肉桂、附子各一钱，人参三钱，白朮五钱，猪胆汁半个，苦菜汁三匙，水三杯，煎一杯，冷服。将药并器放冷水中，激凉入胆、菜汁调匀，一气服之。方中全是热药，倘服不如式，必然虚火上冲，将药呕出，必热药凉服，已足顺其性况下行又有二汁之苦，以骗其假道之防也。”（《大小诸证方论》、《傅青主男科》）真热假寒：“此证身外冰冷，身内火炽，发寒发热，战栗不已，乃真热反现假寒之象以欺人也。法当用三黄汤加石膏、生姜，乘热饮之。再用井水以扑其心，至二三十次，内热自止，外之战栗亦若失矣。后用元参、麦冬、白芍各二两煎汤，任其恣饮，后不再甚也。”真寒假热：“此证下部冰冷，上部大热，渴欲饮水，下喉即吐，乃真寒反现假热之形以欺人也，法当用八味汤，大剂探冷与服，再令人以手擦其足心，如火之热，不热不已，以大热为度，用吴萸一两，附子一钱，麝香三分，以少许白面入之，打糊作膏，贴足心，少顷必睡，醒来下部热，而上之火息矣。”（《傅青主男科》）真假证候的另一鉴别是内外证的分析：一是表现为外寒内热，身体发寒发热，战栗不已，傅氏用反佐法来治，此证与温病邪气留连气分的战汗有相类之处。二是上热下寒之证渴欲饮水，下喉即吐用内服外治相结合的治法，中药汤剂探冷服与擦足心，贴涌泉配合治疗。临证救急，重视病机分析，治法灵活是傅山急症治疗的又一特点。

4. 病危势急，从肝肾论治

（1）大怒吐血病情危重，病势急，随时都可能危及生命，有些时候虽急但不可治标以止血，仍须治本，当从肝论治。大怒吐血，肝气挟火气动血所致，不宜止血，更不宜补血，当从肝论治，当以清热平肝理气为治：“有大怒后吐血，或倾盆而出，或冲口而来，一时昏晕，死在顷刻也。以止血治之，则气闷而不安；以补血治之则胸满而不受；有变证蜂起而死者，不可不治之得法也。方用平气汤：白芍二两，当归二两，黑荆芥三钱，柴胡八分，黑梔三钱，红花二钱，甘草一钱，水煎服。一剂而气平舒，二剂而血止息，三剂而病大愈。盖怒伤肝，不能平其气，以致吐血。〔若〕不先舒气而遽止血，〔则〕愈激动肝木之气，气愈



旺而血愈吐矣。方中芍药〔为〕多用之妙品，平肝又舒气。荆芥、柴胡，皆引血归经之品。〔当归、红花生新去旧，安有不愈者哉？〕（据《傅青主男科》补）”（《大小诸证方论·傅青主先生秘传杂证方论》）

（2）关格亦为气结于中焦，气不得降而冲于上呕吐不能食，肾为胃之关，气不降则关门不利，出入废则神机化灭而生命危。“关格：怒气伤肝，而肝气冲于胃口之间，肾气不得上行，肺气不得下行，而成此症，以开郁为主，方用：荆芥、柴胡、川郁金、茯苓、苏子、白芥子、花粉各一钱，白芍三钱，甘草五分，水煎服。又方用：阴阳水各一碗，加盐一撮，打百余下，起泡，饮之即吐而愈，凡上焦有疾，欲吐而不能吐者，饮之立吐。”（《傅青主男科》）

本方从肝治疗，以柴胡、郁金、白芍等疏肝理气为主，配合茯苓、白芍、花粉、白芥子、苏子、荆芥等药肺脾同治。更用阴阳水加盐和调阴阳兼补肾。阴阳水《万病回春》中用于治疗霍乱神效。傅山在阴阳水中加盐，取其咸能入肾。

（3）气短喘促，属心肺疾病，但与肾不纳气有关。救急当从肾治。《大小诸证方论·傅青主先生秘传杂证方论》：“短气方：此症状似乎喘而实非喘，作实喘治之立死矣。盖短气乃肾气虚耗，气冲于上焦，壅塞于肺经，症似有余而实为不足也。方用：人参二两，牛膝三钱，熟地一两，麦冬五钱，破故纸三钱，山萸三钱，枸杞三钱，胡桃肉三个，北五味二钱，水煎服。不过三剂而气平喘定。此方妙在用人参之多，能下达气原，挽回于无何有之乡。其余纯补肾之品，子母相生，水气自旺，水旺则火自安于故宅，不上冲于咽门。”（《大小诸证方论》）

5. 药虽无峻品，组方多奇效

傅山治疗急症，成竹在胸，“谈证不落古人窠臼，制方不失古人准绳，用药和平，无一峻品”（祁尔诚《重刊傅青主女科·序》）。但平淡之中见神奇。用药纯而不杂，直攻病所，病即立愈。如元阳飞越，正气垂绝之真寒证，用人参、白术复脾肾之元，以救正气之垂绝，附子、肉桂、干姜扶阳而祛真寒。本方重点在峻补元阳，使正旺邪自除。而治疗“肾气大虚，脾气又复将绝”的救绝汤用人参、熟地各一两，气阴双补，白芥子一钱，祛其上越之痰，牛膝、五味子各一钱，收敛“奔冲而上欲绝未绝之气”，山萸三钱、麦冬五钱，肺肾双补，药仅七味，组方谨严，不失古人法度。在急症用药中，有其独到之处。如他说：“熟地少用则作闷，多用转不闷”“人参少用则泛上，多用则下行”。取“物极必反”之易理用于临床，是把哲理运用于临床医学的范例。

（三）重视脾胃肾，强调扶正气

近代名医岳美中老师说：“傅氏学术特点，治病着重脾胃，强调扶持正气。

对于脾胃，既照顾脾阴，又注意脾阳，用药阴阳兼顾，所以方中山药、白术时常同用。”在《傅青主男科》一书中分为23门和杂方、小儿科各一。在23门病证中，内科杂证22门，男科疾病1门。有方证和论述的条方210条，和五脏六腑相关的有75条，其中脾胃25条，占到1/3。有方剂201首，涉及药物200味，选用频率最多的是甘草、人参、白术、茯苓。

1. 胃为元气之本，肾为元气之根

傅山先生精于医而通于道，阐医易同源之理，创脾肾同治之法。明代医家孙一奎（别号：生生子）说：“深于《易》者，必善于医；精于医者，必由通于《易》。”（孙一奎《医旨绪余·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论》）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提出“原气者，即太极之本体也”，《素问·平人氣象论》：“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可见胃气对人的生命是十分重要的。《傅青主男科》一书中，有方剂201首，用药200味，其中使用人参的频率达74次之多，甘草81次，白术68次，茯苓66次，可见傅山十分重视脾胃之气，傅山用人参之处颇多指出：人参既能补脾又能补肾，关键是量少则升，量多则降，“能下达气原，挽回于无何有之乡”（《傅青主男科》）。人参味甘，以甘能入脾胃，而脾胃又为人体之太极，故有补元气之说。《素问·太阴阳明论》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肢，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所以，脾胃中土为太极，脏腑之气机，五行之升降，都依赖脾胃斡旋。《医学求是》云：“升赖脾气之左旋，降则赖胃土之右转也，中气败则脾郁而胃逆，四象失其运行矣。”傅山有一段天人之理的札记：“鼻之下，曰人中。自此而上，耳、目、鼻皆偶；自此而下，口与二阴皆奇；合而成一泰卦也。余因而广之，人中之后为督，为诸阳之会；人中之前为任，为诸阴之海。偶窍开阳位，奇窍开阴位。阳之用在阴，阴之用在阳也。故耳、目、鼻主精、气、神，为五脏之用；口、二阴主传送出入，为六腑之用。阳奇故耳、目、鼻聚于一；阴偶，故大小二便与口分为二。五脏属阴，而精、气、神无形，乃先天之阳，自内而出；六腑属阳，而水谷有形，乃后天之阴，自外而入。观先后、阴阳之用，而水火互藏之妙昭昭矣。医家之术，神仙之道，天地之运，思过半矣。”

傅山脾（胃）肾同治之用：一是体现了太极元气学说，胃为腑，属阳，受有形之水谷；肾乃脏，属阴，藏无形之精气。胃土为太极，少阳（三焦）、太阴（脾土）为两仪，“为后天万物之母，故贯通四气而主于中”（章楠《阴阳六气论》）为水谷精微升降之枢；肾（命门）为先天之太极，“为元气之根，水火之宅”（张景岳）。生生子曰：“无人一至之理，不外阴阳五行。盖人以气化而成形



者，既阴阳而言之。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男女未判，而先生二肾，……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火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孙一奎《医旨绪余》）用药以人参为首选，在《傅青主男科》中人参的使用频率达74次之多。二是茯苓、白术与熟地、山萸、附子、肉桂联用。三是许多疾病从脾（胃）肾治疗。治急症如寒邪直犯心经，以参、术、桂、附同用，治虚喘之救绝汤亦是参、地、五味、白芥子同用，攻痰开窍之起迷丹，亦是参、术、苓、夏同用，泄泻、心悸等许多疾病从脾肾论治，就连治外感用的发汗方亦加白术、茯苓等健脾之药。他说：“此方妙在君白术，盖人之脾胃健，而后皮毛腠理，始得开合自如。”（《傅青主男科》）

2. 发展升降学说，首创“升阴理论”

升降清浊是人体气机运动的基本形式，也是脾胃的重要功能之一。《内经》说：“出入疲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无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无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脾胃，中医称之为后天之本，主升降出入，是人体阴阳升降之枢，《悟真篇》称之为黄庭，提倡“守黄庭，养谷神”以达到健身的目的。通常我们讲“阳升阴降”这是人体运动的基本形式。傅山先生论升降，结合了道家的观点，他从阴阳平衡的角度认识人体的升降规律，不仅有气机的升降、水谷的转输，而且有阴阳升降在阳升阴降的运动中亦包含有阴随之升，阳随之降的形式，创立阴虚下陷学说。

或由饥饱劳役，或由饮食不节，或由病后失养，或由劳复，或由劳伤，或由体虚，皆可致脾胃损伤。脾胃为升降之径，升降失常，易致疾病。气逆不降，如呕吐、呃逆、噎气、倒饱中满、胃痛、胸满、喘促等症；气陷而不升，如久泻、食后作胀、胸闷短气、羸瘦食少、下血、少腹坠重等症。气逆不降虽分寒热虚实，但常兼用扶正之药。如《傅青主男科》与《与大小诸证方论》中，治火吐的止吐汤：茯苓、人参、黄连、砂仁四味药，清热中兼有补气之品；治寒吐的止呕散寒汤：白术、人参、附子、干姜、丁香，五味药中亦有补气之品。气陷不升有阴阳之分，如《傅青主男科》中说：“阳虚下陷：凡人饥饱劳役，内伤正气，以致气乃下行，脾胃不能克化，饮食不能运动，往往变为劳瘵，盖疑饮食不进为脾胃之病，肉黍之积，轻则砂仁、枳壳、山楂、麦芽之品，重则芒硝、大黄、牵牛、巴豆之类，纷然杂进，必致臌闷而渐成劳矣。若先以升提之药治之，何至于成劳，方用：人参、柴胡、陈皮、甘草各一钱，升麻三分，黄芪、白术各三钱，水煎服。阴虚下陷：凡人阴虚脾泄，岁久不止，或食而不化，或化而溏泄。方用：熟地一两，山药、山萸、白术各五钱，茯苓三钱，升麻三分，肉桂、五味子、车前子各一钱，水煎晚服。此方纯是补阴之药，且有升麻以提阴中之气，又